

“同样是一片沙漠的画面,配上新疆音乐就是塔克拉玛干,配上非洲音乐就是撒哈拉”

电影音乐呼唤“民族旋律”

本报记者 钱力

提起电影《英雄儿女》,你就会唱歌曲《歌唱祖国》;一说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你就会想到《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看到电影《铁道游击队》,你就会哼出《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电影进入有声时代以来,和音乐结下了不解之缘。伴随着电影,一些歌曲或者乐曲流传开来,甚至成为经典名作。

近日落幕的第二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除了展映很多电影作品之外,也集中展示了不少耳熟能详的电影音乐。闭幕式以20部电影音乐的现场演奏收尾,让这一届电影节大放光彩。活动期间,国内外著名电影音乐创作者、制作人、导演,围绕“探寻光影中的音乐之美”的主题,探讨中外电影音乐创作的现状和趋势。关于电影音乐的话题,再次成为了关注的焦点。

音乐人全方位融入电影创作

长久以来,中国的电影具有重视故事、忽视音乐的倾向,中国的电影一直在进步,但中国的电影音乐却一直处境尴尬。电影《唐山大地震》、《集结号》的作曲王黎光提出,中国电影音乐常年处于“被歧视”的位置,由于投资方的压力,电影音乐成了“弱势群体”,有些电影拍摄结束后才临时找音乐家谱曲,这样,音乐跟电影形成两个体系,无法融为一体。“现在很多电影音乐没有‘呼吸’,都是电子合成,没有活力,有如死水。”曾为《霸王别姬》、《金陵十三钗》等电影录音的录音师陶经无奈感慨道。



王黎光

谭盾

叶小纲

“一部好的电影音乐在这部电影里,它像这部电影的名字一样深深地烙印着它的个性、它的特色、它的内涵,它既有民族性,也有世界性。”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鲁伟表示,非常希望通过此次电影音乐论坛,来强调电影音乐在电影整个制作过程中的突出地位。他呼吁所有的电影人在酝酿拍摄的时候,甚至在剧本分镜头甚至更早的时候,就要请音乐人融入。

让音乐成为电影的灵魂

当今美国好莱坞最重要的电影作曲家之一胡密·曼恩,当今美国最具才华的电影配乐家之一理查德·克里斯,世界著名作曲家、指挥家谭盾,韩国著名导演郭在容等,结合创作实践,介绍了他们对于电影音乐的独特理解。

“电影是工业,是一种多元艺术载体。一部电影需要多种职业的工作人员共同参与,所以说电影工业是多元化的艺术工作,需要各个领域的艺术家一起合作。”

谭盾说。在论坛上,谭盾提出“对位”概念,这是一种复调音乐的写作技法,把几个有关但独立的旋律合成一个单一的和声结构,同时每个旋律又保持它自己的特点。谭盾把这一音乐概念上升到艺术在电影整个制作过程中的突出地位。他呼吁所有的电影人在酝酿拍摄的时候,甚至在剧本分镜头甚至更早的时候,就要请音乐人融入。

与诸多大导演合作过的谭盾,希望不要把歌剧、电影等艺术形式划分得太开,很多时候可以将多种艺术表现形式融合在一起,体现一个更好的主题。“你要懂得艺术哲学对位的方法。如何让电影的音乐成为导演的灵魂,成为电影的灵魂,这需要技巧和哲学。”谭盾说。

期盼更多民族元素

王黎光提出,现在国内电影

音乐缺乏文艺批评,谈论一个问题的时候,经常会被对号入座,被狭隘地理解。他在题为《中国电影音乐的国际化进程》的发言中,分析了中国电影进入新世纪后电影音乐发生的三大变化,一是音乐制作观念上的突破,二是音乐理念的变化,三是电影音乐旋律的变化。“西方音乐素材融入我国电影音乐的同时,中国传统的民族民间音乐也能融合进去,我觉得这是中国电影音乐从业者们需要思考的,而且是大有可为的,可以创造出与众不同的效果。”王黎光说。

“同样是一片沙漠的画面,配上新疆音乐就是塔克拉玛干,配上非洲音乐就是撒哈拉。”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作曲家叶小纲的发言第一句话就生动破题,讲出了民族元素在电影音乐中的普适性。他认为,从表达能力看,那些有民族地方特色、民族



第二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闭幕式暨电影交响音乐会



电影《赛德克·巴莱》剧照

《看见彩虹》长达7分钟,在《赛德克·巴莱》密密麻麻的片尾字幕之间娓娓地吟唱着,但你却不想它停下,因为在那旋律之中,你真的会看见彩虹。

文明的更替或消亡都会带着血腥,不管是毁灭于自然灾害如传说中的亚特兰蒂斯,还是败于人类的自我屠戮如证据确凿的印地安文明,所以这是一段历史的必然,先进的“文明”总是会踏过原始的“野蛮”,只是在“进步”的背后,还是能听到有人在叹息:理想的实现需要吞下多少遗憾!

魏德圣显然是那些叹息者中的一个。他一定觉得现代文明对灵魂的奴役远远超过原始的生活条件对身体的戕害,所以在《海角七号》一开始,他就让主人公大吼了一声“去你妈的台北”,然后砸碎了手中的吉他。只不过,《海角七号》结束于一派和谐氛围中: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甚至跨海而来的日本歌手,站在同一个舞台上唱起一首德国民歌《原野上的玫瑰》,世界大同了!而到了《赛德克·巴莱》,莫那·鲁道一句“如果你们的文明就是叫我们卑躬屈膝,那我就野蛮到底”,却直接把观众逼到了角落。有意思的是,在时代转折之际,有些族群顺应了历史潮流,以妥协的姿态迎来了文明的洗礼,但有些固守的文化却渐渐遗失;而有些族群断然的决裂虽使自己的身影消失于世间,却让后世对其历史穷追不舍。

“赛德克·巴莱”意思就是“真正的人”,所以如果只从反抗日本统治的角度去看这部电影恐怕并非创作人员的本意。“赛德克人”可以输去身体,却赢得了“灵魂”,这样的宣言其实可以在世界各地找到翻版,它似乎在追问:如何活着才是真正的人?如何死去才是真正的人?砍断手脚,山民们却反问他们:赛德克人什么时候开始存钱了?两个小时的国际版是魏德圣出于票房考量而做的选择,相比于在台湾上映的四个半小时的版本,无疑会删去许多枝枝蔓蔓,以使故事性更强,可是那两个小时内内容也许恰恰是这部电影的最大价值所在,正是有了那些关于赛德克文化的铺陈,有了那些悠远的赛德克或泰雅古调,而这种电影才真正具有了史诗的气象。

其实从电影拍摄手法上来说,它并无新意,但却有一种贯穿始终的气韵让人动容。两年前《艋舺》上映,很多人说这是一部有血性的电影,其实它骨子里颇有小资,基本上可以说是导演钮承泽个人情感的宣泄;而看似文弱的魏德圣心中显然有更大的抱负。让人尊重的是这种抱负的实现方式,没有眼花缭乱的剪辑,没有似是而非的叙事,没有第N代导演的高高手低和急功近利,他付出了十几年的时间和全部的身家,以一种扎实的影像和理想主义的情怀为赛德克文化立传。

看见彩虹

晓林

祖灵崇拜是赛德克文化的根基,脸上的图腾则是由世俗猎杀进入灵魂猎杀的通行证。在许多狩猎和游牧文化中,称呼一个男子时常会说“某某之子”,这代表着其所有言行都有可能荣耀或者玷污父辈的声名。所以在《指环王》中,洛汗国王羞耻于自己在圣盔谷之战中的怯懦,而在帕兰诺平原向魔都举起抗争之剑,虽然付出生命的代价,却终于可以没有羞愧地去见诸位先王。所以在《赛德克》中,年轻一代族人白净的脸庞让头领忧心,因为这样的脸无法通过彩虹桥与祖先相见,于是即使知道最终将是灭族的结局,还是选择了“血祭祖灵”,而族中老幼妇女集体殉死的决绝让这场大“出草”更显悲壮。对他们来说,彩虹桥的那头是其生命和灵魂唯一的指向和归宿,这种“愚昧”相比现代人可以自由地思想却什么都不相信的“文明”,几乎可以说是一种启蒙。

但是这样的灵魂在现代社会并非无处安身,甚至可以说它其实蜷居在每个人的身体里,比如《赛德克》片尾出现的那些熟悉与不熟悉的赞助者。赛德克最终并未灭族,至今仍有几千族人生活在台湾,而在这部电影之后,那道彩虹照耀的,将不只是他们。

张一白张杨带领年轻人“找自己”

本报讯(记者钱力)电影导演张一白、张杨日前在北京朝阳区体育中心参加由北京麦特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主办的首届音乐生活节“交谈爬梯”。知名音乐人胡海泉担任主持人。三个“老男孩”以《谈“青”说“爱”》为题与青年人分享对青春、爱情和梦想的理解。

谈及青春,张一白和张杨互称是中戏的“旧相识”,张杨坦承曾在张一白拍摄《将爱情进行到底》时奉献自己记录恋爱心情的日记,张一白笑称自己一直拍爱情题材属于“缺啥补啥,用电影圆梦”。张一白认为二人同属于“文学的一代”。当观众借《昨天》台词直问张杨“何为活明

白”,张杨以“20岁建立一个独特的世界观,边成长边补充,否则你会丢失自己”应答。张一白与青年人分享自己每每在低谷时期自我安慰的“快好了”名言,希望大家在等待中不要放弃。最终三位“老男孩”席地而坐,与年轻人零距离交流。

“交谈爬梯”是首届音乐生活节的六大板块之一,该板块以名人对话的方式聚焦当下热点问题,引发年轻人对生活的思考,旨在倡导青年人在关注自身、社会和时代发展同时,以随性而不失理性的方式思考和生活,这与音乐生活节“一起找自己”的理念一脉相承。

英雄史诗般的情感大戏

——解读电影《铁人王进喜》

本报驻黑龙江记者 张建友

电影《铁人王进喜》作为“辉煌大庆——2012大庆·北京文化周”的重点推介项目,日前结束了在北京30所高校进行的百场公益放映活动。影片以美国女记者露茜为了爷爷来到大庆采访为引线而贯穿始终。通过对陈振海、田春生、姚彩云、马国良的采访,露茜逐渐走近王进喜,认识到王进喜怎样在艰苦的年代,以不凡的毅力为中国石油工业献出了一生,实现他“宁可少活二十年,也要拿下大油田”的誓言。

富有争创精神的大庆在制作该片时一点不含糊。总导演宋江波是我国的著名导演,曾成功导演过《蒋筑英》、《毛泽东与斯诺》、《任长霞》等主旋律影片。该片编剧、导演马岱山是国家一级编剧、导演,先后编导过20多部影视剧,并多次获奖。作曲郭晓天是国内享有盛名的作曲家。他不仅曾为30余部电影、数十部电视剧创作了大量的优秀音乐,还写出了《咱爸咱妈》、《父亲》等一大批广为流传、脍炙人口的歌曲。影片主题曲作词者戴立然,是黑龙江省著名的词作家,由他作词的歌曲《这里的黑土地》,收入了中国民族大学音乐课教材。就连影片的剪辑师及后期制作团队也都是国内一流的……一流的创作、制作团队为影片的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编写铁人剧本是马岱山的夙愿。上世纪80年代初恢复铁人馆,马岱山参与了编辑工作,采访了和铁人工作过的几十位创业的老同志,了解了铁人鲜为人知的很多故事,这为剧本的创作积累了丰富素材。《铁人王进喜》这部影片中的人物、故事,都有真实的原型。而本剧的一个大胆之举则在于,把“文革”时期的铁人还原给现代的观众。“文革”时期,铁人作为老劳模,被造反派关进了地窖里,惨遭迫害。关键时刻,是周恩来总理派军工人把铁人秘密接到北京,进行了保护,并及时为铁人恢复名誉,提升职务,使铁人重新投入油田生产建设之中。

铁人徒弟、老战友许万明在看到“文革”那段历史时,激动得流下眼泪,并深情回忆起铁人当时的遭遇和坚定不屈。他很赞赏男主角张志忠,认为“他演的铁人,充满钻井工人的英雄豪情”。一向低调、很少接受媒体采访的铁人长子王月平,在观看样片时数度落泪。他说:“关于铁人的电影,原来只看过《创业》,其他的都没看过。铁人也是人,也有家人朋友,这部电影反映出一个生活中的铁人,很让人感动。”

王进喜饰演者张志忠是北京人艺著名演员,曾经塑造过许多荧屏硬汉形象。“无论从外形、技艺还是人品、经验、内心素质,张志忠都是最合适的选择。他在东北生活的那段经历,能使他所扮演

的王进喜更加真实、生动、丰满,我对他十分满意。”总导演宋江波这样评价。张志忠确实不负厚望,拍摄过程中,他力争用大庆精神、铁人精神演好铁人,通过自己细腻诠释,让铁人“活”了起来。

该片既是英雄史诗又是情感大戏。“描写王进喜的影片,大部分离不开他在创业时代的三件大事:人拉肩扛、盆端桶提、勇跳泥浆池。我们这部电影,巧妙地把这些世人皆知的大事,用纪录片的形式插入,而贯穿全剧的主线是情感故事,使这部戏既是英雄史诗,又能以情感人。”导演一朴俊熙这样给这部心血之作定位。他表示,影片的感动点设置在情感线上,即铁人与周总理、工友、徒弟、家人关系,这些感动点着重的不是事件而是以英雄最深处内心情感来构成,这种以人性的角度切入的情感,容易被观众接受。

大庆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郑新英说:以现实主义的影像风格和拍摄手法、全新的视角构架全片,较之以往铁人题材的影片有所突破,真诚地向大家展示出了一幅充满着人文关怀的以“石油”“会战”“亲情”“友情”“爱情”“英雄”为关键词的红色画卷,对我们国家和民族文明的传承、精神的传承会起到重大的作用。电影的成功也足以证明:人们敬仰铁人,怀念铁人,是对一种最宝贵的精神的呼唤和需要。

北京视协成立影视法律服务中心

首都影视专家律师团、影视行业人民调解委员会和商事调解仲裁服务委员会,旨在对会员在影视合法权益亟待法律维护。5月8日,由北京电视艺术家协会联合北京影视艺术学会、北京市律师协会、北京仲裁委员会调解中心等单位共同组建首都影视法律服务中心,标志着首都影视工作者有了专业的“法律顾问团”。

首都影视法律服务中心下设

之后成立,下设的专家律师团由上百名影视专家律师组成,将解决会员在影视创作、摄制、发行、传播过程中遇到的相关法律问题,并将根据会员的要求,提供包括法律讲座、法律咨询、合同风险提示、答疑解惑等服务。北京视协与北京律协还共同出版了《影视法律事务与操作指南》和《影视合同范本与风险防范》两本影视法律专业书。

首都影视法律服务中心下

2006年上映的小成本电影《疯狂的石头》以其扎实的剧本、巧妙的叙事策略、充满智慧的幽默,成功地让观众记住了导演宁浩。因此,近期由他执导的电影《黄金大劫案》一登陆国内各大影院,便引发了观影热潮。报道称,“五一”小长假期间,《黄金大劫案》在北京的放映场次完胜3D版《泰坦尼克号》和《超级战舰》两部好莱坞大片。

《黄金大劫案》:一次简单粗暴的成长

张婷

据宁浩介绍,《黄金大劫案》是他目前投资最大的一部电影。这部电影延续了宁浩风格,随处可见的小幽默仍是得意的招数,一些闪着“火花”的台词已然流行。不过,笔者认为,该片虽谈不上令人失望,却也未见惊喜——电影的叙事手法上欠巧妙,缺智慧、太浮躁、不过瘾。

“疯狂”的多线显示是宁浩在电影中惯用的叙事手法,想必观众在《疯狂的石头》、《疯狂的赛车》里已经领教过了。但在《黄金大劫案中》,宁浩却换了路子,老老实实地用“单线”讲故事: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时逢日军入侵,国人备受欺辱,时局动乱。一个出身贫寒的愤慨“小东北”,与疯掉的“义和团遗老”父亲相依为命,在伪军和日本人的欺凌下苟活。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得知了一个秘密,伪军将把8吨黄金送往日本人的大和银行,而以女星影芳蝶为首的救国会成员决定夺取黄金,进而阻止日本人从意大利购买军火的计划。一开始,“小东北”决定为金钱卖命,最后,“小东北”却为国家拼命,成为抗击日军的英雄人物。就这样一个简单的故事,也讲得硬伤太多。

关注小人物的,本是宁浩所长。该片对“小东北”的出身有完美交待:潮湿阴冷的下水道是小东北和父亲的生活居所。即便如此,父子俩仍不起房租,时常被包租婆责骂,甚至扫地出门。压抑、悲惨的气氛立即烘托出来了。

这时候的“小东北”是个只会耍嘴皮子、欺负弱小的混混。他一出场,便打劫了教堂的神父,欺负了街头的流浪儿,跟伪军小头目称兄道弟。这与般浓墨重彩的出场相悖,影片中的其他人物就轻描淡写得多了:黄渤、孙淳演的地下党,范伟饰演的神父和刘海饰演的伪军头目,几乎都是来“打酱油的”,与该片表达的主题没有深刻联系。尤其是刻画孙淳牺牲的部分——那段本该该撼动人心的“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场景与对白,处理浅薄。小陶红饰演的芳蝶戏份虽多,但在影片中纯粹是个花瓶。其他救国会成员更毫无个性、对白平淡,令人过目就忘。

依据人物关系,《黄金大劫案》基本可用“小东北”与包租婆的争执、小东北与救国会的情义、与富家千金的爱恋、与日本军官的厮杀等数个段落概括。细心的观众不难发现,《黄金大劫案》和《疯狂的石头》一样,故事都很简单,用各种桥段充盈起来,只是,后者尽显智慧,而前者平庸无奇。本该是影片亮点的“小东北”与富家千金之间的爱情桥段,也以简单粗暴的方式交待:富家千金先是在宴会上挨了“小东北”的巴掌认识了,后因在日军飞机轰炸时“小东北”的相救而爱上他,爱到为他献出生命。情感推进太过匆忙与生硬,毫无煽动力。

宁浩在接受采访时曾说,这部电影主要谈了3件事:欲望、情感和信仰,即人为财死,士为知己者死,舍生取义3个层级,以此来表现“小东北”的成长。实际上,这种“成长”在电影中的表现显得乏力、缺乏厚度:救国会成员出于民族大义的冒险行动没有能够打动“小东北”,失去父亲和恋人的仇恨才是促使他与日军决一死战的真正原因,最终,父亲的死在影片中转化为满腔怒火,恋人的死则转化为影片结尾处的一丝哀伤。今后的“小东北”究竟不知亡国恨,真的还很难说。